



那时过年

◎杨永新（大理海东开发投资集团）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，又到了过年时节。身在异乡，突然非常怀念小时候家乡的年。

家乡的年，腊八粥喝过，年的气氛便慢慢地从腊八粥的香味里升腾开来。那时候农村在外地工作的人非常少，即使家里有人在外地工作，大都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县城或者稍远一点的市里，再远的就是当兵到其他省份。记得本姓家族里有个大哥，当年参军到

云南红河，还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。他跟我二哥关系好，两个人偶尔书信来往。我从他们往来的信中得知，战争很可怕，战斗很惨烈，子弹不长眼，到处胡乱窜，参战的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那位兵哥哥所在的连队是机枪连，两军交火时，白天能看到越南兵的模样，晚上只能看到子弹出膛时的火苗和嗒嗒嗒的枪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村子里稍微年长的人都说，当兵到云南，离咱家几千里

地，云南可是天边子呀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可咋办呀！当差不自由，何况当兵呢，军纪如山，必须做到指哪打哪。那个兵哥哥服役满三年后，光荣退伍，二哥没有被谣言吓倒，他不管那么多，也不听父母亲的劝，毅然决然地拿起接力棒，参军到了部队，可他却被分到了大东北，传承着我们“杨家将”保家卫国的家风。工作离家近的人，因为当时交通和通信的不便，不能及时告知家人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过年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于是，母亲总会早早地守在村口的老榆树下，手搭凉篷望远方，翘首以盼等儿归。二狗他娘问母亲为啥天天等在这，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，没事干，坐在这里晒暖（晒太阳）。其实呢，她是在等待在外工作的儿子早点回家，那双混浊的眼睛里是满满的期待，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从腊月初八一直等到二十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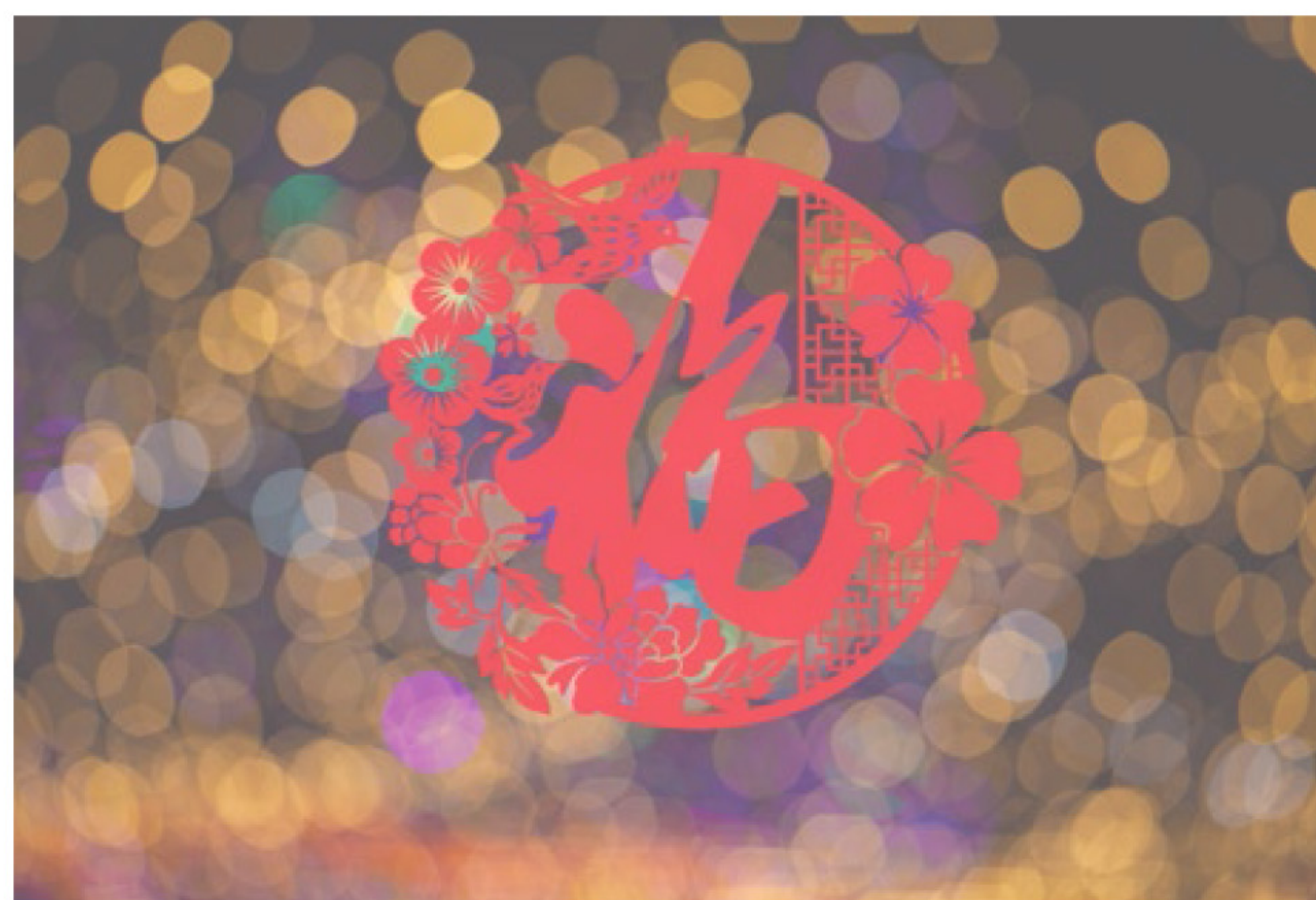
家乡过年的民谣是：“二十三，吃小边（也叫火烧，比锅盔小，圆形）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；二十六，去买肉；二十七，杀公鸡；二十八，贴花花；二十九，蒸馍簋；年二十，吃扁食（也叫饺子）”。这是我们中原地区许昌周边的风俗，家家户户都是照着这样的传统忙活着。腊月二十三，户户炕小边。如果子女在二十三小年这天回来了，那么这家人就一起祭灶神，吃小边和杂锅菜，喜庆的氛围瞬间爆棚。那时生活物资还相对匮乏，北方的集市上卖的最多的蔬菜就是大葱、萝卜和白菜，也有红萝卜和菠菜等绿色蔬菜。一般农户只买白菜和萝卜，菠菜是不敢问津的，因为价格高。还有就是买块猪肉，最好是肥肉，肥肉制作的饺子馅特别香，剩下的炼成食用油，年后吃面条时挑上一小块，在碗里有点油腥味，看着很好看，吃着也很香。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是要买点羊肉的，羊肉饺子虽然膻味很难闻，但比猪肉更好吃。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吃过一次羊肉馅饺子，是十七岁的大哥参加工作那一年发了工资，他咬咬牙买了一斤羊

肉，让一家人打了个牙祭、尝了个鲜。腊月二十四，开始扫房子。父亲提着用了一整年的竹扫把，其实只剩下几根稍粗的竹条，戴上已经发黑的草帽，开始打扫屋里的灰尘。屋顶高处的蜘蛛网，父亲即便站在床上也扫不到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父亲只好让我站上他的肩头，我用两条腿紧紧夹住父亲的头，他则双手抓紧我的两条腿，我晃悠晃悠地拿起扫把，把高处的蜘蛛网扫落地上。有时站的位置不对，又不敢随意躲蔽，扫落的蜘蛛网便落在自己的头上，成了“自投罗网”。室内卫生打扫完毕，院子里的卫生也要打扫。平时忙着农业生产，家具到处乱放，猪狗随处乱走，院子里非常混乱。要过年了，亲戚



是要来家里串门的，卫生一定要搞好，那可是一家人的脸面呀！父亲总是先把院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归整一下，然后端上一盆水，用手把水洒均匀，避免打扫时起灰尘。腊月二十五，开始做豆腐。单独一家或者两三家联合，一家出一份自己生产的黄豆，一起去豆腐房磨豆腐。那时用电非常紧张，农村以照明电为主，磨豆腐只能靠人工。合伙家庭的主人轮流推磨，把黄豆磨成浆后，交由豆腐房主人完成最后一击，只见主人将一勺卤水倒进豆浆里没多久，豆浆便开始凝结。这时，我们小孩子见缝插针，每人拿着一只大海碗，碗底放上足够多的白砂糖，请大人们舀上一大勺豆腐脑，迅速地跑出豆腐房，找一个偏僻的墙角，顺时针或逆时针摇上几圈，看着碗中的白沫慢慢消失，迫不及待地尝上一小口，那个甜呀！至今难忘。腊月二十六，一起去买肉。如果自家养的有年猪，又是年初开始喂养的，到了年底，猪长到

二百斤左右，就可以杀吃。一大早，几个年轻力壮的中年人，带着尖刀等工具准备上阵，动物也有灵性，蠢猪也不例外，早上主人没有喂食，家猪可能明白自己寿限已到，便静静地躲在窝里暗自垂泪。有经验的杀猪匠跳进猪圈，伸手抓住猪尾巴，稍一用力，便把猪的两条后腿提离地面，然后将猪赶出猪圈，其他人则迅速上前，抓住猪的两只耳朵，把猪按倒在准备好的大案板上。这时的猪开始嚎叫，那声音很是凄惨，杀猪匠却很兴奋，招呼帮忙着把猪的四肢固定好，然后拿出锋利的尖刀，使劲向猪的喉咙刺去，只听“喇扑”一声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一个铁制的大盆里早已放些盐巴，一大盆鲜血就凝固起来。接着，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刮毛开膛，之后进行区块分割。这时候，没有养猪的人家就站在旁边，看上哪个位置就买哪个位置，主人家基本上只留下猪头、猪下水等。就这样，岁岁年年，规矩一成不变。腊月二十七，杀了红公鸡。



二十三祭灶用的大红公鸡已完成使命，一直拴在室内，顺手拿来杀好煮熟，以备过年用。腊月二十八，家家贴窗花。这时农村的年味已经很浓了，过年时的物资已全部采购齐全，窗明几净，张灯结彩。挂灯笼、换对联、贴门神、粘窗花。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这才是中国的年，这才是年的标配。腊月二十九，满上蒸馒头。母亲总是早早地起床，把和面用的“老渣头”泡上，早饭过后就开始和面。傍晚的时候，一大盆面就“发”起来，母亲在厨房的大案板上，用力地揉面，直到自己精疲力竭才停下来，因为此时的面已揉到家了，这样蒸出来的馒头，要形状有形状，要筋道有筋道，好吃的

很。蒸熟的馒头放在大竹篓里，以备过年用。

腊月三十，团圆吃扁食。年三十，也叫大年三十或除夕，是中国人真正的年，因中国地域广大，各地风俗各异，暂以长江为界区分。长江以北主要以面食为主，饺子是必须要有的，辅以猪肉炖粉条、小鸡炖蘑菇等配菜，一家人围坐一起吃年夜饭。吃过饭小孩子不能立即睡觉，要熬岁，坚持到深更半夜，老年人开始分发压岁钱。这时候鞭炮声此起彼伏、响彻夜空，往往是通宵达旦，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气氛里等待新的一年到来。长江以南则又有东西之别，东边的沿海地区以海鲜及甜食为主，西边的云贵川等地则以麻辣及腊肉为主，饭菜之丰盛，都在这一桌年夜饭

中。

父辈们一直在忙碌着，爷爷奶奶们这时却很悠闲，他们尽情地享受着暖暖的冬日阳光。年迈的爷爷吃过早饭便开始在村子里转悠，走到村中心的戏台前，看见几个老哥们正在打扑克牌，简单打声招呼后便蹲在旁边观战，随手从腰间拔出铜烟锅，颤抖的手摸索着打开黑布袋，塞进两小撮碾碎的草烟，借过山林爷正在吸着的烟袋，用力吧嗒几口，自己的嘴里便吐出一大股青烟。爷爷眯着眼，看着青烟慢慢飘远……打牌的人时不时互相对骂，都是些很土的玩笑话，俗不可耐却无伤大雅。既然是娱乐，嘴也不能闲着，图个穷开心罢了。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笑声窜过戏台，冲向天空，一天的快乐时光匆匆而去。奶奶则坐在院子里，身旁置一个筐罗，里面放些针头线脑、顶针剪刀，手里拿着我们穿破的衣衫，嘴里哼唱着：“辕门外三声炮，如同雷震，天波府里走出我保国臣。”这是“穆



桂英挂帅”里的经典唱段，是我们老杨家的骄傲，也是河南豫剧的经典，奶奶唱了一辈子都唱不厌。年少的我们则把猪膀胱吹起来，在院子里当球踢，一不小心，就把奶奶的针线筐打翻，奶奶笑骂道：“小兔孙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，要玩出去玩，给你们缝补衣裳还在这捣乱。”表面上是责备，实则是满满的幸福。

爷爷奶奶们自得其乐，我们小孩子更是快乐无边。没有学习的束缚，更没有劳动的烦恼，天天吃过早饭，便窜出家门，约上亲密无间的伙伴，在村子里到处乱窜。拿着大人给的零钱，跑到代销点里买些糖块和鞭炮，把糖块塞进嘴里，把包装纸装进裤兜。一边吸溜糖块，一边咿呀呀地乱叫。看到村子里漂亮的小女孩，开着玩笑的同时，背地里点燃一粒鞭炮，突然往她身边一扔，然后迅速跑开。小女孩吓得不知所措，两手捂住耳朵，瞬间一声炸响，在女孩的哭声里，我们一蹦

一跳地跑开。村东头传来欢快的唢呐声，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二大爷家的儿子娶媳妇，新娘浑身上下全是红，圆圆的脸红白红白，一双大眼扑闪扑闪，现场的人可真多，都是来看热闹的。我们小孩子是挤不到新娘跟前的，要不然，我真想过去摸新娘一下，沾沾过年的喜气。既然挤不到前面，我和永广老弟便跑去邻村，看街道中间搭的大秋千，我的妈呀！只见一个十多岁的少年，双手紧抓两根粗麻绳，两脚踏在一块窄木板上，弓身曲腿用力蹬，在空中飘来荡去，从高处向下时，恰如古代剑客从天而降；从低处向高处时，又似大鹏展翅一飞冲天，引来无数围观者一阵高过一阵的喝采声。我胆子小，赶紧拉着老弟向着下一个好玩处跑去。

那时过年，老年人平和悠闲，中年人忙碌快乐，小孩子无忧无虑。现在过年，却多了一些怅然……